

读书的挽歌

——从纸质书到电子书

〔美〕斯文·伯克茨 著

The Gutenberg Elegies

*The Fate of Reading in an
Electronic Age*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读书的挽歌

——从纸质书到电子书

[美] 斯文·伯克茨 著

吕世生 杨翠英 高红岭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书的挽歌 / (美) 伯克茨 (Birkerts, S.) 著; 吕世生等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ISBN 7-5001-0822-2

I. 读... II. ①伯... ②吕... III. 科学技术-技术发展-影响-社会生活-研究 IV. 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628 号

北京市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01-98-0969 号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 (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 68002480

邮 编 / 100044

责任编辑 / 章婉凝

封面设计 / 常燕生

排 版 / 北京金海中达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奥隆印刷厂印刷

经 销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 / 850 × 1168 毫米 1 / 32

印 张 / 8.375

版 次 /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01 年 1 月第一次

ISBN 7-5001-0822-2 / G·230 定价: 13.50 元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革。我们的阅读方式也在变化——从阅读纸质书转向屏幕阅读。屏幕阅读速度非常快，我们虽然得到了快意，得到了舒适感，但一旦阅读结束，面对空空如也的屏幕，我们的脑子也可能会空空如也。本书引发读者思考：阅读方式变化后，我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著名批评家斯文·伯克茨著有三大批评著作，最新一本是《美国能量：论小说》。有多篇论文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大西洋》、《哈泼斯》、《新共和》等刊物。

The Gutenberg Elegies
The Fate of Reading in an Electronic Age

Copyright©1994 by Sven Birkerts

献给我家庭的新成员利亚姆·托马斯和我全家三代所有的人。

感谢《读者文摘》基金会的莱拉·华莱士在我写作本书时的大力支持；感谢菲奥纳·麦克雷编辑对我的鼓励。

目 录

引 言 读书之争	3
----------	---

第一篇 阅读自我

第一章 吗、呜、呼、噢	11
第二章 写书的追求：自传片断	36
第三章 鹤鸟飞去	78
第四章 花园中的女人	86
第五章 翻阅自我：阅读的秘密	97
第六章 阅读的幽灵生活	106
第七章 透过火车窗口	122

第二篇 电子时代

第八章 跨入电子时代	131
第九章 解放的珀尔修斯	150
第十章 仔细谛听	157
第十一章 超文本：人与鼠	168

第三篇 临界状态：三种思考

第十二章 西方的鸿沟	185
第十三章 文学的消亡	203
第十四章 变窄的地带	222
尾 声 浮士德契约	236

“上帝创造了奇迹？”

——萨缪尔斯·莫尔
(选自他的第一条电报报文)

引 言

读 书 之 争

促使我写作这些论文并将这些论文汇编成书的前提很简单，如果也很极端的话；这个前提需要用简洁的语言加以陈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历史眨眼的瞬间，我们的文化已开始呈现出一种全面改观的态势。电子通信手段及信息处理技术的出现，微处理器不断的升级换代，这一切急剧地促成一种临界状态。突然间像是世间的一切都将要发生变化，曾经把我们养大成人那个缓慢的世界在后视镜里逐渐消逝。印刷品的稳定结构体系——那个世界的一种规定的标准——正被近期出现的印刷电路脉冲取代。屏幕并没有完全替代书籍（我们手里捧着的这本书就是证明）——将来也不会——但每个观察者都会明显地看到，取代的规模逐渐增大。这种变化只是整个经济形态更大规模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将影响各个阶层的人。但是，生活在无以计数的种种网络海洋中，我们可以说印刷领域内的这种变化会逐渐扩张，一直达到整体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力量的骚动。

我不能抗衡这种庞大的场面——既缺乏勇气，也缺乏技术手段。相反，我决心全力关注文字运作的各种方式（主要是读

书)记录、传递这种新形势带来的震撼。我分两个阶段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创造出了随意、高度主观性的读书生态环境,根据我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经验推测出的一种生态环境,然后再引入对这种脆弱的平衡链造成威胁的种种成分或力。我关于读书的探讨不时非常自然地变成了对写书的探讨,或者后来又变成了评论。这并非因为漫不经心的懒散,而是基于对文学交流的各方面之间天然亲缘关系的认识。

到目前为止我已连续几年在书面或在口头发表自己的思想。我已开始像居住在一所舒适的房间里那样待在自己的各种设想之中。这些东西我非常熟悉,不言自明,所以我总是吃惊地发现,至少可以说,这些东西并没有普遍地为人们共享。目前破坏机器的所谓“卢德”派态度已非常不受欢迎,特别是在“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更是如此。这些进步人士倾向于把以NRA为标志的保守主义与技术上的复古主义或复辟倾向同等看待。然而,对电视牧师的布道或对国防部思想库的智谋稍加思索我们就会放弃这种观念。我认为技术问题不能按传统的政治派系去划分。

直说吧,我见到了很多非常有文化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的样子看上去仿佛这个世界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仿佛我们仍然生活在基本上稳定的环境中。对我的说法他们耸肩以示回答,并表现出一种不耐烦的样子说:“你还在挑计算机和电视的毛病吗?”无论我提出何种观点或证据,得到的一概是那种“那只是”的反应。文字处理机,膝上式?“那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更有效的方式罢了……”电子公告牌,网络?“那只是人们交流的其他方式罢了。”“将来的书都在磁盘上?”“有什么区别?文字并没改变……”。常常同样是这些人却坚持认为作家正处于鼎盛时期,出版业正处于健康状态,读者读书正呈现前

所未有的势头。有时候我不禁诧异我这些聪慧的朋友和我是否生活在同一世界。

我那些和蔼可亲的论辩对手，包括喜欢宣称“事物变化越大，其相似点就越多”的所有好心的经验论者是我想象中的第一批读者。我写作进程中时刻铭记于心的是他们的说法，他们的驳斥，无论真实的抑或假想的。我长时间地苦苦思索，他们的反驳意见——或者无能——使我产生了千年社会转型这个论点。我在想，是他们患有经验论者特有的近视病，还是我有一种幻觉呢？当然我更倾向于认为问题在他们身上——他们不相信那些他们未能见到的变化，他们看不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变化，因为他们无法摆脱其只涉及某一历史时期的世界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能采用历时的观点——他们更喜欢观察此时此地的事情。

我愿请这些人用历时的观点来观察美国人的家庭生活——可以追踪一个美国公民，或一组美国公民四十年间家庭生活的变化；观察美国人生活状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50年代以来无数新技术如何进入了美国家庭，使当时人们的生活态度如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家庭只有一台无线收音机和一部手摇电话，少数比较超前的家庭有一台黑白电视。到了90年代，再看同样的这些人，我们会发现，一个家庭已有了几台遥控彩电，有VCR和任天堂游戏软件、个人计算机、调制解调器、传真机、手机、电话答录机、汽车电话、CD唱机、摄像机……。如果时间流逝的速度加得足够快，我们就能发现戏剧性的变化。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已从基本上孤立的状态进入了一种密切得几乎无法挣脱的联结状态。一种极其纤细的电子纱幕已插在了我们和所谓的“外界”之间。“过一天，算一天，不要去想一周事”这种观点

与我们拥有的各种设施毫不相干，而且现在听起来非常鲁莽，甚至非常危险。

这场变化非常巨大，但其中只有一部分才对文学产生直接作用。然而整个社会条件的总体变化注定要对读书与写书产生深刻的影响。先前那种稳定的体系——作家于轴线的一端，编辑、出版人、书商位于中间，读者位于另一端——现正缓慢地弯成了一团。作家写了什么，他怎样写，怎样被编辑、出版、销售，被阅读——所有这一切原有的观念正在经受考验。但这些都还是表面的现象，更深刻的变化则发生在主观领域内。作为印刷的书籍，写书和读书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由于电子通信处于主导地位，文学活动的那种“感觉”也发生了变化。读书与写书具有了不同的意味，产生了新的意义。当这个世界匆匆地走向其神秘的约会地点之时，原来认真阅读严肃图书的那种行为已经变成了挽歌式的举动。当我们思索上述行为之时，我们必定产生对我们曾经认定的人文主义价值、精神与物质、主观性本身等各方面问题的深刻质疑。

在下面的论文中我对这些问题及许多其他问题进行了思索。不过我并不假装公正不倚。事实上我曾竭力抵制某些人的观念，他们欲在一切事物中发现其可取之处。我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读书人，我仍然坚持，真正的进化奇迹不是技术而是语言。我仍不放弃这种观念，即文学经验能够提供其他领域无法提供的智慧；不管作家得提供何种更为深奥的东西，接触文字都能产生深奥的思想；由于许多理由，装订成册的书籍就是书面文字的理想载体。

这些想法在某些方面是悲观的。如果按照原来的人文主义观念来衡量个人的独立性，那么这些就当然是悲观的。这些论文是推断、预测、警示，但是无数以颂扬的基调写就的东西则

使其作用大为减弱，当然，这些东西并没有反驳其观点。当这种新的炫目的前景使我有疲惫不堪的征兆时，我只得求助于新的营养。我读书，并就读书进行思考。我放纵自己长期以来的偏好，反复就此问题进行思考。这些就是一种忠实于这个并非总令人愉快的工程的虔诚的心声表白。

本书尽管有一个中心论点，但它并非如我五岁女儿所称的那种“分章节的图书”。即是说，论证并非按线性方式展开，而是按我想象的有机结构展开。每章均独立成篇，每篇都起源于特有的想法。然而很多论文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同一中心论点，因此某类主题的反复就不可避免。要避免重复，就要割舍某些论文的某些部分。我的希望——我的信念——这种反复不是单纯的重复，实际上是变换不同的角度探讨文化形势，以便对其进行恰当的评说。对于此书东拉西扯、自传式的——或公允或偏见的杂糅写法，我不作任何辩解，只求读者赐以宽恕。对读书这个话题我投入了太多的精力甚至有些偏颇，因而我无法成为一个超然独立的旁观者。本书开头那些更令人信服的论文应该视作一片土壤，后来的各种思考则是埋于其中的种子。此处的一切最终皆源于那个隐秘的自我——那个膝盖上放有一本打开的书的幻想中作家的隐秘自我。

第一篇
阅读自我

